

明猷微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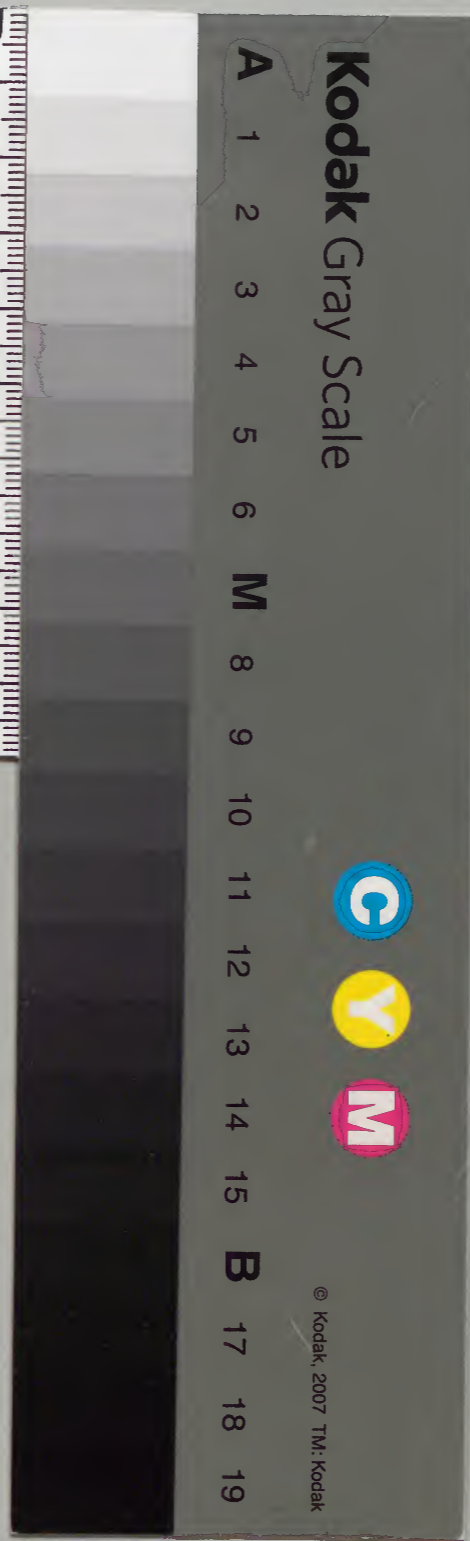
六十五下身

八十三

漢書門	八 九 七	函 號	架 類
	一 五 七		

漢書	八 九 七	函 號	架 類
	一 五 七		

內閣文庫	
番號	漢 8987
冊數	157 ( 79 )
函號	287 153



監察御史陳茂烈傳

實錄

監察御史陳茂烈正德十一年冬卒於蒙巡按福建  
御史王應鵬奏其清修苦節貧且無後請加卹典以  
勵士風禮部議茂烈孩提之性富貴莫移冰蘆之操  
始終弗懈殆儒者之高路也宜如應鵬奏令有司樹  
坊表宅賜以名額或附入鄉賢祠歲時修祀仍優給  
其家從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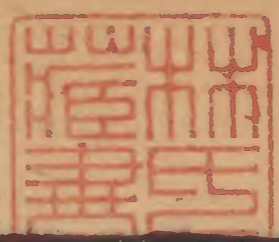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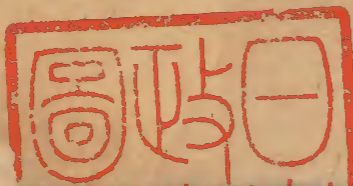
明旌表孝廉文林郎監察御史梅峯陳先生墓

志銘

林俊

陳先生如賓書林墳成明年丙子得目書

曼山館



為人張氏加疾謂山齋曰吉凶未可知吾  
生所事見素所友執事又甚謂予曰畢竟如何予  
曰言而兄也勉就藥以觀天意私叩其家無一新衣  
爲之密備甫畢氣絕十二月十有六日也是日天氣  
慘黑道路流歎吊者皆失聲先生無子予立其族子  
遠揚爲後與松崖山齋治其喪守馮君以棺來助越  
明年正月六日遠揚奉張及先生若配孺人鄭氏以  
葬墳土未乾德人先逝噫其如何士民具純行羣請  
之守帥言之巡按王君應鵬以聞禮部覆可蓋坊賜  
額表宅里進之鄉賢以祀月給米以卹其家始先生

以孝廉爲吏部所知奏食學祿養母辭繼以布政使

陳君珂薦上特嘉清苦月賜米三石資養又辭

上溫旨諭受及是命三曠典也先生諱茂烈字時周

陳爲瑞安大川顯姓曾祖伯洪功陞興化衛總旗傳

慶四又傳贈吉安府推官善祥爲先生父父卒先生

甫四十歲家貧忍食以飽黃氏祖母讀書時夜分黃

憫其羸喻止遂韜燈默誦究心道學作省克錄自考

卒易所居資其餘直買山碧瀨以葬二喪親負土

墳成間日一視久之三五日一視哭盡哀而還胡

吉行禮爲子師會試道遇劫徒附之者幸

封付之附者請牛先生曰某者去君者存  
 牛太學試第一進士出使東廣盡却贖金修禮陳  
 白沙因領靜一之誨退而與東所私論難吉安持大  
 體開至誠通以民彝之懿豪家利寡婦財誣許婚斷  
 從守志夫制悍妻嫁有娠之妾既生子歸承其業族  
 人爭之驗與姊氏為類爭者媿服時張守本以嚴擊  
 強徐輔以寬當道尚深峻徐開解為霽信孚上下官  
 有賢薦而民有去思郡志列在名宦考績歸至淮以  
 乏寒具凍幾死所知覆以敝裘為救為監察御史袍  
 服樸素借騎一牝馬身若無官而自係風紀之重尚

書信者子受賂崔者以道士起皆根植自固言者屢  
 劾先生再劾侶者而崔猶留先生以母老乞終其養  
 供母外短牀敝席不辦一蚊帳身治畦一蒼頭給薪  
 出則執小油蓋妻子服食粗糲一女適彭惠安孫輔  
 嫁具涼薄皆人甚不堪而泰然自足日坐斗室究極  
 五經四書之旨體驗心身隨得隨錄常曰儒有向上  
 工夫詩文特土苴耳 孝廟上賓與予相對慟哭逆  
 亂政相對憂憤至羅織重罰以恣毒士夫先生曰  
 僅有死耳予起征藍先生杜門養靜悟領深而充  
 粹行對天地質鬼神鄉國有懼先生知為

第物品黃憲管寧之右得在孔門可幾閔  
程朱高弟子無讓焉薦者謂廉約如石守道而養  
純孝行如徐仲車而所處尤困殆未足盡者予始  
識先生諸生韓洪洞問莆人物予曰從吾又問以先  
生對韓曰以莆再指一書生耶予曰是友自純家居  
相信尤深每晤言躁慮消息宿疾爲頓愈先生亦惟  
予言獨契嗚呼由今其復斯人耶先生壽五十八

御史贈太僕寺少卿任賢傳

實錄

任賢河南裕州人正德六年以母喪家居適流賊至  
同知郁采請協心拒守賢諾之乃招集其鄉人三千  
人登城拒守城陷罵賊不屈遂遇害一家死者十三  
人巡按御史覈實以聞贈太僕寺少卿子祭葬仍廕  
一子爲國子生時正德八年六月

御史毅齋王公渙小傳

羅洪先

正德間逆瑾僭權威虐縉紳縉紳中稍懷恥者鮮不見忤得禍而先大夫在武選以事不關白幾就逮余每聞人談瑾事輒恨當時大臣不能相正則已反蒲伏乞哀門下思駕其勢以自便是禍縉紳者不在瑾而在此數人也然瑾得肆威虐大抵皆藉口 祖宗之法以持人短長使大臣各思自盡無所缺失不得職則斷斷相諍繼之以去瑾雖凶悍烏能累犯衆哉及讀象山王君子長所撰毅齋公墓志始知余

也公嘗爲御史連上疏指斥時事被杖朝堂

猶以他事論輸邊其疏有曰採亂之道貴於未然及其已成噬臍何及漢之黨錮唐之甘露其其所由來豈一朝夕之故哉於乎可謂至論矣瑾之勢至是已成而公云云者蓋自盡其職不復虞其禍之及也瑾伏誅諸謫徙者皆復起當道銜公故嘗直已竟抑不用於乎用不用於公何與吾獨念瑾未振而縱其萌惡瑾已敗而幸其餘威者不知凡幾人矣而率逃於後死之誅則是可恨也說者多咎韓忠定伏闕之請不行爲縱瑾之漸矣幾事不密韓或有之至於洩露取媚以致報復相尋者誰歟然竟爲

時名碩老死牖下一時彼禍之人妻孥流離道路困阨病餓隕絕於瘴烟荒塞之外言之使人掩泣拊心不下於黨錮甘露之慘則公爲幸多矣彼其流離困扼旣已不暇他顧而病餓隕絕於遐方者又倉卒於嚴禁之時其多湮沒無聞何疑也而公有子子長能暴白行事於旣往使不肖亦得以款戲感慨於數十年之後方思追戮始禍者以爲後鑒則直道豈必盡而逃刑者顧可久恃哉子長慷慨自許必不辱公與相信厚善故傳其事補史文之闕公名渙字時

辰進士初令長樂有善政爲御史所上請

生七子而挺最顯即子長云

御史馬錄傳

朱睦㮮

馬錄字君卿信陽人也正德三年進士授固安知縣  
邑當南北衝劇頗號難治錄明習政體周察人情廉  
明惇信士民悅服踰年冀寇作亂襲破固安錄被執  
入見卧内無長物寇賢而釋之再踰年徵拜監察御  
史督理山東馬政以内難歸免喪出按江南時上  
改元嘉靖之初也遣使捕高唐州官屬連坐者五百  
八人中外大駭錄上疏止之其畧曰夫法者公器天  
不得而私也昔漢文帝欲重懲驚馬之人張釋爲  
之不可文帝從之故千載以爲美談我祖



治內設三法司外設撫按官無非冀刑清  
平使天下無冤民耳先帝時劉瑾專權於前錢  
綱柄於後張銳張雄等依附作威於其中蠱惑朝  
廷動差錦衣官校四出提人天下洶洶幾壞國事幸  
賴陛下登極祛除舊弊人始安堵不意復有高唐  
之命人情且驚且疑當此新政之初恐非所宜有也  
伏望陛下自今以後擴弘仁之度慎法令之施遇  
有罪人內則付三法司外則付撫按官卽無不可治  
之人亦無不可行之法矣惟陛下垂察以杜將來  
多事之漸上從之六年按山西妖人李福達事覺

錫捕抵法初福達以丹術干武定侯郭勛勛奇之因  
相與頗密及被繫勛乃移書請貰錄大怒劾勛庇奸  
亂法勛皇俱入辨上疑復屬法司於是刑部尚書顏  
頤壽都御史劉文莊大理卿湯沐等會鞫俱如錄擬  
而給事中王科等御史高世魁等二十五人各又奏  
論勛先後十餘疏上以人言衆愈疑而左右又有  
爲勛言者乃令福達并勘官俱至午門覆審以兵部  
侍郎張璠署都察院禮部右侍郎桂萼署刑部少  
事方獻夫署大理寺璠等鍛鍊盡改原擬錄與都

少卿徐文華給事中劉琦御史程啓充盧

李珣僉事章綸都指揮馬豸等坐故入俱  
及願壽文莊沐與侍郎劉玉王啓孟春閔楷張仲  
郁御史江朝卿顧泌汪玄錫余才寺丞汪淵等坐  
推按不實俱落職科與都御史聶賢給事中秦佑沈  
漢程洛等坐挾私彈劾俱編氓福達釋歸勛置不問  
詔俱報可璉等降勅獎諭各賜衣帶銀帛有差錄  
既戊南丹講學授徒四方之士雲從暇則娛情詩酒  
無少怨尤歷十七年以疾終年六十有八

論曰嘉靖初張璉桂萼方獻夫以議禮受知驟致通  
顯諸朝臣疾之如讐璉等亦斷斷切齒恨之會大獄  
興三子乃協比傾陷以摠積憤部寺而下無不被楚  
毒者衣冠之戮辱可謂極矣於戲自古黨錮之禍雖  
由小人構致實吾輩有以激之也

贈光祿寺少卿監察御史覺軒王公相墓志

王崇慶

公姓王氏諱相字夢弼覺軒其別號也汝寧府光山  
縣人五世祖勝四弟勝五嘗避兵亂自楚徙居老鶴  
巢因家焉曾祖元凱祖彥祖皆有隱德弗仕父珠幼  
讀書有才俊名後爲安東縣幕小心贊政有黠民誣  
奏者及事解其人復且犯盜兄弟三人皆被繫邑令  
大並置之死以償縣幕憤縣幕弗忍從及署邑政竟  
其季曾無幾微介諸中君子以爲長者云公之生

衣軀而豐貌雖天性樂易然亦不詭隨流俗

翁每謂人曰大吾宗者其斯子乎遂延師  
講正蒙考業後以公貴追贈爲監察御史妣胡氏  
孀人覺軒賦資穎邁習舉子業往往有警策語辛  
酉中河南鄉試正德戊辰登進士初授淮之沐陽令  
沐陽邑僻民貧公帑無夙積會歲且大饑民日流移  
覺軒百方求所以濟荒者因請官錢數千緡賑之至  
躬親計口面給焉由是全活者甚衆逆瑾用事嘗變  
賣鹽引及沐陽覺軒乃白之當道謂舟楫不通百家  
之產未足以當千引之費後竟事寢吏有受賄作爲  
人申辨者覺軒時方訊決事乃持手藁以進故以疑

字問覺軒知其詐治之立服蓋自是狡獪者莫之敢  
肆矣邑庠屋壞覺軒爲脩葺之每謁廟後親啓羣經  
而講究焉沐之士子翕然向學自覺軒始也時山東  
盜起近遠騷然覺軒乃築城廓浚池隍練民兵由是  
盜相戒莫敢入境者他如撫鰥寡鋤強梁恤獄訟正  
風俗裁冗奢未及朞月而賢聲出矣當路交薦比啓  
以中書去思未幾拜山西道監察御史獨持風裁門無  
謁及領湖湘清戎之命乃更飭法令定立條格使  
畫一以繩里胥用是軍政乃清而宿猾屏

公聞之有嚴明端慎之許嗣後奉勅閱城  
軍器凡湖山隙地盜所出沒者悉令修築以爲  
衝斷府往嘗作看花樓於城隅至侵及池隍爲魚  
沼覺軒一切按之以法始還其舊又嘗上封事有設  
守備以安地方禁科害以恤民兵責守巡以祛宿弊  
查恩例以免拖欠造軍器以節民財復舊規以革冗  
員事皆切於救時而冗員云者則指總兵權宦也楚  
人迄於今頌之雙鳳山二程夫子所生地也因重新  
其祠華容劉公東山里居爲薦疏起之並及錄用其  
嗣至若羣小憑依狐鼠必懲之不少假借時邊將多

羅緝平民指爲奸細以冒功者無慮三百人覺軒知  
其寃將奏聞於朝邊將懼乃賂權勢冀獄成以掩其  
詐且遣人恐嚇之而覺軒屹不爲動尋出按山東風  
采視昔益倍先是臨清地衝要設鎮守太監一又各  
倉場設至五六有司供費動以萬計軍民病之覺軒  
按臨初卽會議以聞辭甚懇切而又榜之衢市以示  
禁約由是有司始不敢過於奉承無賴始不敢恣於  
無忌矣然渠輩由是羣起而謀所以中傷之後果被  
補判高郵州東人號泣遮留者無異沐陽也覺軒  
以道然自是病作未幾卒年僅四十有九云

天性每念封翁未及祿養必爲泣下敬其  
長輔處士殊盡友愛兄沒奉嫂氏撫遺孤每給田  
其之無吝色待族衆捐俸輸稅宦居垂十年餘未  
嘗爲自私計不經之事未嘗一出諸口有奏議文移  
詩稿若干卷藏於家今 皇帝卽位贈覺軒光祿寺  
少卿諭祭一壇至御史蕭某按大梁奉 詔采輿論  
移文有司又從祀鄉賢祠嗚呼其亦庶幾不朽也已

董君建中墓志

崔 銑

湯民諱建中吳江主簿董公之中子也湯民少與邑  
人殷雲霄相友善以修學倡鄉人又取呂氏卿約爲  
課每大書壁爲勸誡弘治乙丑與湯民同舉進士湯  
民授行人晉官御史近夫謝病歸後起爲青田令晉  
官給事中並以其才行理官近夫峭勁而好文章多  
友當世士湯民惇大而執蒞事精悍初吳江公貧喪  
配楊葬具薄陋湯民日夜號泣吳江公在太學繼  
暨子留壽張湯民涉水負粟販之以給朝夕歲凶  
六居湯民泣止之不可往白于吳江公亦不

宅讓兄弟指其婦曰吾婦幸有奩不累諸  
弟也爲御史時值盜四作雙人僭柄朝有邪臣威  
野餌直道幾杜湯民以其僚麻城劉天和儀封劉  
大謨安陽張士隆桐城余珊崑山周廣表善刺奸雖  
勞不撓甲戌湯民按順天遣其妻子還獨留老奴司  
戶母敢私謁永平大水民漁以生權閹奪之斷其罟  
麗有嫗與其子哭于野湯民行部見之廉其實卽上  
疏劾閹人曰奪漁是無民也無民是無君也無君者  
戮無赦閹人懼而縊海葦潦漁之利然後悉歸民又  
有閹人將之廣過任丘奪御史府以居聞湯民至列

健卒以待有司懼迎湯民于路跪請避之湯民弗許  
直入坐堂上泥關閹政如常大閹大驚辭去有一青  
衣持勢人書至語人曰往太監皆無能故屈御史下  
吾之來非有託也將挑之與角勝負耳旣入書湯民  
不啓封火之以詐罪二使流于驛霸州男子自首爲  
盜趙鏈弟幸不歿實賊諒爲間者湯民立命斬之命  
修州城以備湯民沉毅慮定而後發發卽不可易嚴  
吏而不苛以其暇復射圃修元節士劉因祠以  
旌節義誨儒生乙亥得痺疾已以吳江公喪歸明  
十四日卒年四十有二近夫亦以是歲夏

卷之六十五  
天平殄我二良謂之何哉

湖廣道監察御史一齋蘇公恩墓志銘

徐階

公諱恩字從仁別號一齋姓蘇氏仕終文林郎湖廣道監察御史嘉靖乙亥八月十二日得壽五十七以卒幼孤母薛孺人撫且教之公生則寡言笑恒若有所思念不與羣兒徵逐爲歡好年二十屈應科舉選有司置其文高等明年遂領鄉薦人猶罕識面目者德戊辰舉進士拜秀水令秀水去華亭百里而近故造請輒戒門以絕諸所興革惟法之從視世所入曲槩以爲違枉與監司語不能抑揚致媚



不得肆則誣公不法若干條按察使思文  
 之比辨乃無絲毫實名益起徵拜御史鄉人有附  
 任竊勢權者公意輕之彼愠曰小蘇乃敢爾耶會  
 侍宴殿中劾奏錢寧江彬驕橫不時赴詔釋不問公  
 知不能容乞歸養薛孺人尋丁孺人憂諸貴倖踵相  
 繼斥戮以死免喪復為御史出按四川飭已持憲繩  
 引斤斲人不敢失尺寸奪巨族侵民之田若干頃配  
 其奴同年友黷于貨摘發無少隱當是時論公者一  
 以為嚴師一以為鳥驚公因引疾歸後四年起按廣  
 東或舉蜀事為戒公不荅至則籍寺田歸之官救郵  
 吏毋濫給食察其食之濫與食焉者根鈎罪之費大  
 省英德令受民賕聞公且來即夜去其邑不敢以門  
 第姻黨冀萬一免時相疾公之為為新法大考諸臺  
 諫從臣疏三上竟罷公御史最公之政始為秀水則  
 幾失官為御史初入臺禍幾失官按四川又幾失官  
 至廣而踣皆以執法自舉進士迄致其仕垂二十年  
 食祿之日僅十有三嗚呼其可謂篤信特立矣公家  
 樂與賓友過從宴衍問遺之跡不及郡縣意有  
 曾或時忿悒不平一發之詩長篇短章皆勁雅可  
 御史渙集喟然曰吾與渙姓同官同好靜

不逮耳予因請題其稿曰三同公屬予云  
即之未暇爲也乃于今哭公云

御史向信墓志銘

楊慎

御史向秉誠之喪大理母惟一相馬諸執友往吊之  
噉然而哭曰斯人也而可使早世乎哭已噉然而嘆  
曰斯人也而可使無嗣乎嘆已噉然而思曰斯人也  
而可使無傳乎惟一曰命之不淑天也訊諸其家幸  
有娠未殊者宜勿恤其嗣曷姑謀其傳乎惟一乃揖  
諸公屬予曰秉誠與吾與子均同鄉也然與子仕同  
第誼通家世銘子其辭諸嗚呼予其忍辭憶先是  
口秉誠過予觴不醕奕不竟作而曰予憊矣蓋明  
疾之三日予始聞之往問於蓮巷舍者再

只不起矣則四月二十二日也嗚呼予其忍

秉誠諱信四川岳池縣人父諱時德安知府母雷

秉誠生少而穎異既長就學聲名燁燁出流輩上

庚午舉鄉試辛未舉于禮部賜進士第選爲河南府

推官法比吏事如素練然僚屬羨服之尤留心民務

嵩縣有永通渠久涸不潤君爲濬之靈寶縣有沙灘

地若干頃君爲請蠲其租陝州臨黃河溢徙別道其

淖淤地善肥饒謂之退灘田地固無主名民爭訟之

積歲不決君令取爲軍民牧馬場至今便之劇賊劉

六之亂君分守新安縣城督令丞修戰具揚先聲明

號令羣寇惴於西犯城得以完收被虜婦女以百數

各遣寧家獲棄遺畜產亦數百總制都御史幸菴彭

公上其功有銀牌綵幣之賜甫滿初命薦劾七八上

徵入爲浙江道監察御史未幾以母喪去位嘉靖初

元服闋北上值新政初君首陳講學用賢六事詔嘉

答之其他論列極多予就其家求其草曰當時卽焚

之矣嗚呼是愈可以覘其賢也今故無得而書然他

國史自書之矣秉誠幹宇軒昂揚休山立未別色

朝人望而知爲向御史也與人交有信義而和氣

少長愛之居閒好讀書爲詩文有古意又善

竹因自號竹溪嘗徵予賦竹溪詩未有應也而今  
矢嗚呼悲夫

監察御史林公潮墓志銘

王慎中

方晉江之盛有鄉先生曰顧新山公李竹坡公林沙  
溪公並以年德化服于鄉顧公好急民之病上說下  
教有司有所訪政李公樂誘進後生獎人以文林公  
善以和飲人導俗於不爭不治人過而常使知愧以  
自悔革三公所長不同皆有以善其鄉而所得各有  
至者顧公起廢歷官至戶部侍郎而後致其事李公  
尚寶卿就家起之終不出林公獨以爲御史時有  
事之菁持議者不觀其仁而誅其過公亦負瑕含  
所竟廢然以廢久善于鄉之日尤多得與二

二公亦雅相引重視他人無如也李公既  
士無所宗顧公與公巋然並存有司尚得以諮其  
心猶有所愧頃顧公亾公亦相繼化去鄉之耄倪  
有哲有愚皆相吊以人之云亾蓋知斯人之喪非夫  
人之爲喪也公所以能愧人者出言醇簡必依於仁  
禮容莊而溫竟日無惰氣迨老彌篤而事親孝不以  
貴弛其勞友諸弟以恩貫處熟游者莫知爲有殊出  
居在市集未嘗齒物價於財漠如也其實行內脩感  
動在言之前而意厚誼敦神情恬裕稱其爲容也其  
所以廢由以御史按江西疏論宸庶人有孝行宜褒  
以勸時宸庶人方包逆謀多爲不法而外飾小行以  
買名喪其親善哭聲動宮庭徒步送葬公謂是其謀  
不可測旣難以輒發且可因其僞而與之使益爲飾  
以自蓋匿或不遂爲逆卽使爲逆猶可少緩其發徐  
爲之圖陰與都御史孫公籌所以遏折備防之術甚  
悉而僉以疏入公去江西未幾逆變作議者以疏爲  
公罪其所爲陰籌旣甚秘人莫能知孫公以節死無  
言爲上言故以坐廢公心事昭晰無有疑其朋者第  
爲畏禍徇庶人之意以苟免也然公在江西抗法  
庶人侵之數矣卒不能得志公亦堅不爲奪

而體大禮重者不以朝服謁不以朝禮見  
子便殿曲宴不奉觴爲壽論抹御史范輅彼逮輅  
逐庶人所中也累以禮與爭絀其邪心顯與爲拂  
顧幾以一疏免不待智者知其不出於此矣公始以  
乙丑進士發身卽乞歸養逆瑾怒廢數年瑾敗而後  
得除爲台州推官在台州執律例以拒監司不敢以  
獄比輕重徇大吏風旨滿三歲考勺天台國清寺山  
泉啜茗數杯而已未嘗攜一長物還家正德中年戚  
畹內侍多寵倖驕佚踰制靡有顧畏獨喜結言官有  
私與爲好玆玩重賄無所愛公爲御史閉關掃軌無

權貴之交門外悄然利慾刑禍易溺而多怵皆人所  
常患世常有慷慨蹈禍而不能自潔於利者至其清  
心淬行不爲利溺宜非刑禍所可怵而屈也公於利  
若此豈以宸庶人之威武失其守哉爲一疏以徇之  
哉公名潮字君信別號沙溪祖名金者來籍晉江自  
蒲仙遊之沙溪徙公取所自遷爲號實志不忘其始  
金傳四世至公之父名凱皆不顯而多有隱德以發  
公公生三十六年而爲進士廢七年而始得任仕  
年而廢以善化于鄉三十餘年而終蓋年八十有  
酒不爲嗜味而嘗以寓意托興於人無狎

親客或從公遊或樂致公至其家公皆不  
忤神觀修朗儀矩肅然間出於諧謔自有名人長  
之風凡預在席莫不躁釋暴馴充然心醉而自滿  
其有以愧人雖銜杯度曲之間尤有至者

鍾御史善經傳

歐大任

鍾善經字理夫順德之都粘人天性孝謹不言而躬  
行居父母喪皆不進鹽酪者百日終三年未嘗御酒  
肉雖盛暑必服衰而半武不出倚廬祭葬無少踰禮  
者創建家廟出自已貲長姊早喪育二甥女如已女  
擇壻厚嫁之弟善綸先歿撫卹其孤寡同居共爨內  
外無間言少篤志問學以明周易補縣學生正德丁  
未領解額高等辛未登進士授福建興化府推官守  
法慎刑每讞疑獄部使者驚以爲老吏不如也故署  
折獄一介不取之語興化士大夫亾慮數

之至則詰以數語不能對卽縛送臬司按治如律  
鎮崔太監使一指揮往鎖府吏竟叱去之崔怒欲  
求事中傷不可得及相見反屈服焉其發姦擿伏不  
畏強禦多此類被徵爲御史差往盧溝橋抽分竹木  
廠實授福建道監察御史會 武皇帝北狩力諫回  
鑾嘗劾奏錦衣千戶陶淳不法又彈太監崔文芮景  
賢以風力聞京師居無何卽上疏乞歸屏居杜門有  
可屢勸駕不起督撫巡院交章以學行薦於朝未召  
而卒卒之日貧不能斂當道競周其喪弔者如市郡  
縣諸生以其行白于督學督學曰賢如鍾御史固當  
尸而祝之也今祀于府學仰高祠

監察御史唐君濂墓志銘

邵寶

君諱濂字景之別號松坡世爲歙之槐塘人其先爲  
唐德宗後避亂居婺源之嚴田宋季曰虞者以元兵  
下江南議殲五姓而李與焉遂襲其故國號爲唐居  
歙之聊山虞之後至君父復庵公凡八世中以學行  
稱先生於鄉郡者曰梅臞曰筠軒曰三峯凡三人三  
峯名仲實在 高廟朝以耆儒召見有不嗜殺人之  
者也其子子儀知興國有惠政 文廟簡爲趙王  
再官於君爲高祖曾祖允祖邦皆能世其德復庵益  
而能裕始以憲使貴封中憲大夫福建按



封恭人洪氏有子三人君其季也幼聰穎  
託出語驚人時憲使與其從弟太史守之偕遊邑  
君請業其間憲使登進士知平鄉君從之學歸入  
郡序文譽大起既登進士觀政兵部憲使爲刑部郎  
甲日退自公於當代典章及天下要務多所究習授  
南京太常博士君惟國大事在茲稽肄惟謹簡庖役  
嚴壇禁牲滌必須協贊諸郎臨之以分不少假京府  
臣弗躬陵祀君嚴檄之繼是勿敢弗躬南城太和二  
羅公繼蒞太常皆謂君能重其官三年考績試廣東  
道監察御史巡視西賊不縱不激惟法無勢有內侍

家人市馳馬傷人君執而法之內侍不敢怨臺幕豈  
挾權姦爲橫家人馳馬與醉人爭道執送君欲誣以  
劫馬法君笑曰醉人耳杖而遣之君以守令數易惠  
鮮及民而吏緣爲姦憲臣行部下上交諂庶事日廢  
大傷治體上疏論之尋差刷卷湖廣僅一月而宿蠹  
盡滌以災虞召還君列羣吏臧否狀請行黜陟又建  
白息民計歲備武靖邊等數事詔議行之於是江西  
按當代宸濠反機露矣有欲禍君者計以其差歸  
君行毅然無難色道聞洪恭人病馳歸十日而恭  
人病毀既而江西變起君以郡當兵衝凡守

起贊畫馬事平後民兵大橫君言於郡減  
巡撫欲借徵白糧於微君以喪例至闕言於司徒  
別議之曰民之情國計也吾不敢以郡嫌忘國卒  
如君言歸四月君疾復作遂不起君喜交游天下名  
士以名節相激昂者若干人爲博士時諸生從而學  
者若干人其在家進諸弟姪而課之業輟敏而窘君  
尤資之養中憲以志不以時好伯兄某好詩有所倡  
君必和憲使君兄而師者也禮以師不以兄殺修先  
墓在藤源葛塘者復其堂若田爲石坊大書仲實對  
高廟語其上以彰殊遇又請諸部梓梅隴以下三先  
生集其自著有松坡藁藏于家年三十六

監察御史靜軒呂君秉彝墓碑

呂栢

君諱秉彝字性之直隸真定晉州人也世傳爲宋呂  
榮公之裔元季曰天章者居晉左之呂家庄有俠義  
風人不敢枉以非生五男子值國初紅兵之起乃南  
渡潯沱遂定居楊家營焉彥禮生四子長繼宗繼宗  
生亦四子其季也曰興饒財而嗜善力能扛巨鐘然  
人犯之又多不與校興生二子長曰祥祥生二子仲  
瓚充庠生有行義累試率首郡諸生然卒不第貢  
太學生是生君者也君幼卽哲靈有遠志嘗與羣  
輩皆驚避去君獨留止問則直對人

爲郡庠生董學先生得所試文輒傳  
畿內士無弗以爲佳也然積試不第至正德丁卯  
辰始連舉進士當其三試也皆可中魁選乃皆屈  
遜二三人焉已巳銓部選爲御史辭弗就復選爲黃  
門給事又辭弗就友人詰之對曰居諱言之朝處必  
危之地享其名而怠其職非仁趨於始而悔於終不  
智予始以親爲重乎旣尹章丘適歲大饑而上官督  
租尤酷民多逋亾君乃勸富人輸粟以賑貧窮民用  
少蘇然是時誅求孔棘燕趙青兗盜騷然與所過郡  
邑十七屠破君崇城浚隍練器撫士尤嚴賞罰盜薄

章丘再四曳兵空歸他日民有訟人以死罪於上官  
而訛其名者上官移縣捕未獲會有他訟詣庭者君  
見詞懇遽曰爾非誤人以死者邪其人驚服凡發姦  
多類此故當時撫按薦辭曰一介之廉如水如玉六  
事之修克慎克勤云去章丘民攀泣留鞫未三載大  
水侵城不陷民又相謠曰昔非此城吾其虜乎今非  
此城吾其魚乎仁人之爲利何其裕乎於是醵錢立  
及去思碑旣抵京大宰知君循良卒授御史不能  
甲戌三月以母喪歸初君自章丘被徵過家遭母

既瘳猶侍不行故久而後授職除喪

父喪於是息痛結衷頰肉減損遂成  
庚辰始獲實授時天下多虞武夫用事宣大  
忒而巡按且缺僉以君強直越例奏往既至邊商  
儕有被殺者餘商法當誅君詳之曰疑緩尋果獲直  
殺商者邊鄙以爲神辛巳 今上卽位數上封事  
兩鎮遺姦積弊剗革殆盡歲雖饑饉罷瘵亦皆安堵  
秋魁見於家有鵬升雛於寢室君遂病反胃不起爾  
鎮士咸哀悼焉距生成化甲午壽四十有八歲云君  
形貌偉長莊厚人望之知其爲端士且醇慤明坦人  
皆樂與之遊至其辨析物理皆該括羣書超邁衆  
足動人聽聞若乃持正不干人以私寬厚不忤奉身  
儉約則自爲諸生已然矣使天假之以年究其所蘊  
蓄雖古賢相名卿何難到乎傷哉

監察御史韶山黎公貫墓志

黃佐

公諱貫字一卿同郡從化人也宋提督公之後高祖  
子禮曾祖仕珍祖珪皆隱德弗耀父元昌耆耄好禮  
鄉黨歸仁焉母李氏有淑德夢一鶴銜火自天而下  
遂誕公幼穎敏端重如成人年十三通算善賦詩十  
六補邑庠生明易詩二經正德丁卯舉于鄉辛未始  
計偕中乙榜司教建平捐俸祠名宦鄉賢及修王叔  
墓提學御史張璿巡按張仲賢皆以異才稱薦之  
十校文江西多得名士丁丑上春官崔文敏公銑

殿試賜進士第內閣覆閱所對策忠懇過

中許宗魯臨清閣閱輦以志行相砥礪館閣皆推  
焉巳卯授監察御史巡城能恤火甲靖獄市大  
駕北征戒嚴巡檄回鑾以守城功被褒賞庚辰奉命  
往福建刷卷兼查盤有司倉庫軍衛器械劾奏鎮守  
太監尚春追還官銀十三餘萬兩糧二十六萬石前  
此使命所未有也封事累上其論絕貢獻復史官  
通言路尤切治道考績獲貶封父如巳官母及妻皆  
孺人方流賊起山東破城邑而兩廣盜亦時發用公  
建議賴以秦功時冗食日多帑藏日罄乃請稽歲入

之數權其輕重爲定式且令戶部覆考績者視糧完  
否黜陟之朝議違其言著爲令時元舅玉田伯蔣翰  
求以其子主獻皇帝祀選除奉祠世襲且多所干  
索治中王槐阿附成之公劾奏神不享非類以外戚  
主陵祀非禮決不可行且又求乞無厭他日驕恣如  
薄昭王鳳則蔓不可啗矣上優詔答之尚書林公  
俊會議曰御史言是然竟不能從會三邊有警論列  
監晏宏都御史王珮當罷去而以致仕尚書楊一  
代之上從其言果靖虜患甲申巡按江西首械豪  
眾劫奪者獄訟爲之肅清逆濠旣伏誅其

里乃疏治其從獄數人餘悉未減始濠未  
逸求新建伯王守仁巡撫江西有得其書跡者同  
多欲論列公獨止之曰此間諜耳衆疑乃釋至是  
釐正平濠功恣益慝人心自餘鋤強理枉與人誦之  
甫五月而封君訃至矣凡命使懼憂例復命領公移  
乃得守制公徑奔喪還家或懇止之公哭曰吾方寸  
已亂其如後罪何尋有詔許人代領人以爲孝感服  
闋行至贛州病作上疏乞歸詔報可遂家食七年庚  
寅督還朝時汪鋹掌院恃權見公泣事判案不覺嘆  
服事多咨訪然心寔忌公會大學士張孚敬方釐正

祀典請去先師王爵及減邊豆佾舞之數公大以爲  
不可率同列抗疏極言之鋹使人止公曰疏上必得  
重禍且三日卽當差往廣西矣公不聽上果震怒命  
法司廷鞫鋹迎合孚敬欲置諸死刑部尙書許讚獨  
不可會上怒稍解乃罷爲民公還朝僅六十日耳給  
事中孫應奎管懷理皆論抹上譙讓不行去國之日  
士民爭識其面云家居杜門却掃奉太夫人菽水歡  
也會有詔起廢已請旨點用輒爲鄉人用事者所  
九江通判林穡上言請復夫子王爵與御史貫官  
而兩京科道及巡按薦章前後十餘上皆

部議守邊撫臣欲以僉都御史起公又為  
年當國者所沮可歎也夫

*[Faded bleed-through text from the reverse side of the page]*

御史劉黻傳

劉黻字伯繡衡陽人正德丁丑進士授行人值武  
宗欲南幸黻抗疏留 駕上震怒廷杖八十謫南國  
子助教 世宗登極詔復行人尋授廣東道監察御  
史命巡南城屢建危言宦戚斂手繼按四川特禁中  
貴專擅復蘇氏侵田修鶴山圯院居父喪起復屢陳  
情終養繼母汪氏得請歸四十餘年母九十六歲  
黻居家結茅清修公門屏跡為當路所推重所  
奏議文集易經卦變童訓等刻存於家



江西道監察御史張君緯墓誌銘

王九思

君諱緯字文之咸陽人也其自稱曰渭涯子曾祖憲  
好義受義民爵祖讓隱居龍巖鄉人高其行稱龍巖  
處士云而龍巖之兄舉子亨精通尚書故君父斌從  
而受尚書爲學官弟子有名旣屢試不第卒業成均  
仕爲山西太平縣丞以君貴贈江西道監察御史母  
氏贈孺人生四男子君其季也方六七歲失怙贈  
撫之異於他子令從學許時勉舉子所時勉大奇  
友未幾隨侍太平令苟文瑞者予同榜進

而受學焉文瑞見其文輒擊指節歎賞而  
承有子若是于是太平鄉太夫諸士咸敬重承求  
其子惟恐或失也贈君旣見若是浩然棄歸以爲  
有子矣何承之爲歸未幾乃不幸卒君一哭幾死自  
是愈益學問補學官弟子今濠菴楊公故都御史虎  
谷王應韶相繼督學關中皆奇君弘治辛酉中鄉試  
累舉進士不第其兄勸之仕不肯乃就城北僧舍誦  
習甚苦閱二十年而正德辛巳舉進士第明年嘉靖  
壬午擢拜江西道監察御史是時 天子新卽位有  
以佛老進者君乃抗疏諫曰夫佛老者帝王之罪人

也 陛下深惟治道祖述帝王而左右儉人移奉佛  
老佛老進則帝王之道遠其勢不疎儒斥正不止矣  
敬信佛老者不過曰將以徼福也不知禍福在天彼  
佛老者豈能竊以予人也 陛下聰明神武惑之固  
難書不云乎慎厥終惟其始又曰若生子罔不在厥  
初生自貽哲命茲當改元履正之時四方之觀聽萬  
民之瞻仰所由繫焉風聲流聞爲害至不細也蓋愚  
者易惑而難化設法禁制猶入于邪况從而導之  
又左右儉人朝夕窺伺此隙一開其勢漸盛臣恐  
此壞矣易曰履霜堅冰至言當慎其微也

報江南民鄧愈唐者逆彬用事時爲仇家  
執繫獄數年不決無辜死者若干人都御史以付  
君立剖得其情在廷諸老多譽之者甲申巡視居  
庸諸關峻崖絕澗靡不經涉所至練武脩備發奸摘  
伏邊人頌焉大同有變君建議以爲恩浮于威無以  
示戒宜有震動以彰天討事下兵部議多見采納  
比代有所舉劾鮮不核實乙酉奉命巡按遼東前此  
已抱病而是時遼東多事衆方冀其大有爲作君亦  
自奮欲往會病不果竟以是年某月某日卒京師舍  
中貧不能具棺殮其友谿田馬伯循武功楊用甫率  
其嘗與游者棺殮歸其喪往弘治中予在翰林歸省  
君過訪予鬚眉疎秀玉立偉丈夫也其後罷歸聞君  
癖好馬伯循康德涵呂仲木之文見輒評曰此類先  
秦此類太史公亦濫及予予媿甚然以是知君不實  
窟舉業中必舉進士果然君風流韞藉不拘小節然  
自舉進士斬然自愛其志可知也乃又不幸死豈造  
物者靳秘不欲其掀揭簸揚于世邪是豈獨君之不  
也然其慕觀敬兄之德居鄉之義交朋友之誠汲  
後進之量亦無媿于古人矣

*[Faint bleed-through text from the reverse side of the page]*

張御史曰韜傳

徐觀瀾

張曰韜字席珍正德丁丑進士初授直隸常州府推官歲己卯郡守邑令入覲曰韜兼綰郡邑事會康陵南巡江彬以寵幸扈從止留京縱其黨客數十輩下潤州橫索民間勢張甚潤州守莫敢誰何常州人聞狀輒謀亡匿曰韜召父老並二三豪傑約之曰彬黨且至卽至若等卽竝力與格又釋囚徒呼乞兒輩各瓦石往投之部署已定而彬黨各累騎來父老與不傑直逆之境上遮母得入叱之曰客何來者常州

物力大絀無可啗爾曹郡中惟有一張推

拒江彬入郡

入卽欲具芻草以抹若馬亦卒卒莫辨言  
而囚徒乞兒輩復奮臂疾呼逡至彬黨見耳目非  
又怪出語不遜疑有他變勒馬稍稍卻尋復揮策  
徑入而飛石飄瓦爭中其額迺步退里許令數人馳  
告彬餘舍之野以待命曰韜卽上書御史臺言狀御  
史東郊省書卽行部抵毗陵密謂韜曰事迫矣彬且  
以他狀束君行乃命韜登御史舟先發而自以小舟  
尾之已而彬黨果誤截御史舟御史出舟示之命疾  
捕截舟者捕者省爲彬黨故縱之於是諸黨業窘悉  
遁去蓋恐御史竟其捕而事或具聞故也後御史

捕者勿詰而彬亦誠其黨母得再下郡國於時南中  
士大夫咸云此事微張君力扼此輩勢必以次下姑  
蘇跡諸巨郡何地不漁獵哉永陵登極曰韜以風裁  
異等徵入擢河南道監察御史入臺僅四月慷慨陳  
時政失得凡七疏最後抗論大禮廷杖幾絕昇出朝  
門外猶以布裹臀肉強扶上馬歸質明臥地牀上復  
口具疏草進之云臣言狂諄乞黜免越三日卽卒昭  
改元采都御史塗澤民監察御史王宗載疏追贈  
元祿寺少卿七疏兵燹中俱失傳

浙江道御史洪齋劉公穎墓志 王 蕘

公諱穎字時秀別號洪齋姓劉氏生有異質屹如成人七歲讀書過目成誦十歲能詩弱冠充邑庠弟子員年二十六中弘治辛酉鄉試登正德甲戌進士初授浙江衢州府開化縣尹公勤於政事儉於自養惠黎民如赤子開俗產女不育公禁諭而其俗大變開饑公舉救荒之策民咸賴以生邑舊無城公鼎築而坦固修緝圮學督勵諸生獎其尤異而誨其不及德于諸生甚厚每出兒童遮道揖迎儼有竹馬之必以晝所爲焚香告天當道吳公石亭薦

歌于童謠清廉聞於庶士遂知名 當宁  
德十四年以召北行不取開一物行李蕭然尋擢  
浙江道御史時正德十六年辛巳也卽以父憂  
歸不肉食室居者三年嘉靖癸未服闋更授浙江道  
御史首奏大禮忤旨廷杖三十隨愍其忠直詔供前  
職知無不言疏薦賢才各當其人如御史宋公景湖  
廣僉憲方公豪河南督學洪公範皆一時端士莫不  
才亦與疏末奉勅清兩廣儲蓄而宿弊革繼命按廣  
西時田州岑氏構亂公請兵督勦親冒矢石猛賊遁  
俘奉勅紀錄功罪惟明惟允賊平降勅獎勵賞銀三  
十兩紵絲二表裏勅曰若非爾謀斷素定紀律嚴明  
安能有此復條陳撫恤瘡痍八事詔行之復命按貴  
州公寢疾乞南歸得賜允尋丁母憂治喪茹痛越二  
年庚寅公疾革語其子曰死生有命獨恨未報君父  
耳不及他事語畢終於正寢公生平清介好施故卒  
之日棺斂無措郡守星山周公中請于監察御史措  
銀一十六兩于是葬有資焉

御史馮恩傳

王世貞

馮御史之始成進士也以行人出勞兩廣大帥王文  
 成公守仁文成公進公而語之道公不覺屈席已薦  
 東脩為弟子文成公亦器之每語人任重道遠其在  
 馮生哉公以行人高第得御史分司留臺故事御史  
 有所執訊甫具以移刑部曹郎俾為獄不復更相關  
 也公下所司必從曹錄獄牒以報諸曹郎噪其尚書  
 御史屬吏我尚書以語公不為動曰御史非欲屬  
 公諸曹也欲因以知事首尾孰為緩孰為速孰為

如是耳尚書屈遂著為甲令尋疏論留守



越江役諸衛卒語侵大司馬奪一月奉魏  
懼不敢越汪從衛卒矣已奉命巡上江故事邏卒  
多寡爲殿最公嘆曰是必有孽盜以免殿者下  
令卒畫地而程之以不被盜爲上功獲多而核者次  
之民自是不虞盜誣指揮張紳挾汪御史大夫鏐而  
殺人公立訊寘之法汪大夫以上寵之故勢張甚請  
大計覲吏時南諫臺母得先論檇候既畢事而始論  
摘其尤者部院更衷之公謂南諫臺論摘在先北在  
後皆所以詳核官邪司察漏網大夫欲自收寄而奪  
耳目之任不可上疏力爭得如故事汪大夫懷而險

能窺伺上旨沮折其屬又阿諛時相數更職守以自  
固公復上疏極論之時上方喜新貴人議建南北郊  
又欲令皇后出蠶北郊而摘其不合者著論以邪徒  
闕之中外惴惴莫敢抗公獨上疏謂 陛下必不忍  
以敢言之士爲邪徒此殆左右奸佞欲售其說者陰  
詆之耳今天下士風日敝以緘嘿爲老成以順史爲  
平易以特立爲矯激有所建白咸指爲沽名言及左  
置之遠譴不唯父母妻子怨其不能持祿保身  
朋友故舊絕跡往來以避權臣之怒 陛下尚猶  
之則唯有甘心立仗之馬暗口朝陽之鳳

天子躬耕籍田以供粢盛后親桑蠶室以  
翻徹文章未聞出郊而蠶也今士庶之家少習禮  
必以男不言內女不言外爲美俗堂堂天朝四  
方取則焉可舍九重而遠出郊病是禮行後世有特  
書者曰后親蠶於郊視 陛下當爲何如主也南北  
郊 高皇帝未定制也分十年而合合百餘年而列  
聖繼之未有改也今 陛下一旦改之行夏之時而  
顧復周之祭先地後天則尊卑之義不明分天分地  
則神明之志不通夫百年而成一旦而毀中人之家  
守先業者尚知其不可而况 陛下爲天地子爲宗

廟社稷主哉 陛下服歷大位九年於今矣以爲治  
耶亂耶安耶危耶太倉水衡供億不足那貸盡至三  
輔近畿關陝河洛赤地千里人且相食矣兩淮旱蝗  
草莖木葉亡子遺矣江省大水歲課不登爭流竄矣  
閩海叛卒至殺兩長官矣地震星孛產妖作異草木  
變怪禽獸爲孽置郵不絕書靈臺不絕奏 陛下了  
不之卹而沾沾焉以爲治安今日頒手詔明日降勅  
欲以追前王軼後世臣故知其不可也因勸上速  
議開言路且以堯舜之用元凱爲勉而唐宋之  
石爲戒俱報聞當公具草時分且得逮而

竟也公益感奮思報會彗星見遂極論注  
夫爲腹心彗并及二相臣以爲召用者宜亟罷罷  
且棄勿用遂放范希文百官圖例悉品諸大臣以  
某賢當簡用某不肖當斥其詞旨峭厲上恚甚馳緹  
騎逮之至京下詔獄苛究所主名榜掠瀕死者數四  
公執語不移遂移秋官獄論比附上言大臣德政律  
斬而疑之或得從輕比上奪尚書王時中職侍郎聞  
淵歲俸郎以下遠謫有差公遂真論斬矣時汪大夫  
得驟遷太宰而王肅敏公廷相代爲大夫議以公所  
坐特毀譽失當與三尺不盡合疏請之不聽尋當論

報以例會審南闕門汪太宰時執筆故今校卒持公  
轉膝面之公卽起立不跪太宰怒謂汝上書欲死我  
死旣下獄復欲爲厲鬼以死我死今不在我手耶公  
叱曰若安能死我耶卽重我不過磔若又安能磔我  
太宰益怒謂囚何敢叱大臣公曰大臣而無君人  
人得誅之何但此爲太宰乃撫公獄中事謂以受人  
餉公笑曰如若言不過以義彙體耳不至如若以選  
市又受某某金而薦之開府太宰怒甚推案下欲  
公公應之聲益厲王大夫好謂馮御史何絮爲祖  
臣百七十年矣豈以而快心破祖宗法又

法在以法論御史則可以怒論御史不可  
宗伯言亦曰此豈宰公私家耶太宰乃止然猶署  
南真公挺身出不顧觀者咸嘖嘖稱嘆曰是御史  
始者以其膝鐵也其辯口則亦鐵今者覺其膽與骨  
皆鐵矣因目公爲四鐵御史且錄其語傳之遠外而  
上所使訶事者密以聞頗爲動容是冬得不論當洵  
洵時有遺公藥者曰毋再辱公推之地曰不聞王新  
甫語我豈兒女子耶御史陳言不當伏殿刀都市以  
申明主法何言辱公在獄而有孝子京兆君事公諱  
恩字子仁娶於金而舉京兆君京兆君行可有兄弟

十人而君爲之長當御史公下獄時公甫十三歲卽  
伏闕上書白寃狀括髮短後衣弊弊長安街中見一  
要官輦過卽攀跪泣請其辭絕酸楚不忍聞皆掩耳  
促昇者疾過之其二載而君年十五矣會冬事迫  
乃刺血書疏叩公車大略言臣父恩幼而失怙祖母  
吳含飴哺之以長成有今日不幸私憂過計欲爲  
陛下作一吠肝之犬而頓忘逆鱗之戒遽陷大辟塗  
都市竊念祖母吳已八十餘憂傷之深僅餘氣息  
上父今日死祖母當以今日死臣父明日死祖母以  
上父死臣祖母復死臣煢然一孤寧得不死

下哀憐之縛臣置辟而赦臣父得以苟延  
子二人之命 陛下僇臣不傷臣心臣被僇不傷  
下法謹延頸以俟白刃納言陳經見而憐之爲封  
上有旨法司更審時王大夫猶在事與聶司寇賢仍  
以公前律不盡合請報減死戍雷州公戍而汪太宰  
亦用姦事露罷矣於時海內翕然謂馮公死忠孝子  
君死孝然卒皆不死夫孰非天哉

監察御史馮恩傳

馮恩直隸華亭人由進士任監察御史嘉靖壬辰年  
彗星見東井恩疏論閣部諸臣爲門庭心腹之患

誅朋姦誤國者而尤指斥都察院右都御史汪鋮詔  
下錦衣獄榜掠數百痛絕而殞都督陸松灌以良藥  
乃得甦獄上移法曹柄事者媚鋮當恩大辟癸巳年  
秋會審闕下鋮例主其議操筆東面坐諸囚跪西面  
恩獨北面列校牽使西恩厲聲曰吾此膝跪朝廷耳  
豈爲鋮屈耶鋮怒推案詬曰汝屢疏欲殺我我今殺  
汝矣恩大呼曰 聖明在上生殺皆天斷豈容權臣  
恣憚至此反覆爭辯久之鋮攘臂跳跟若將下毆  
恩復大呼曰諸公卿覩否耶汪鋮無君擅權我恨  
以報上左都御史王廷相蹙額慰恩曰馮

氣祖宗百六十年來未有殺諫官者詎令

日有此又正色謂鉉曰汪先生宜為國惜體如先

言是以私意殺人矣鉉愈怒遽書情真二字而起

恩囊三木挺身出長安門士民聚觀者如堵嘖嘖言

曰是御史若口若膝若膽若骨皆鐵也相與稱四鐵

御史刻所與鉉爭辯語鬻之市四夷貢使爭購以歸

時鉉猶必欲殺恩賴 肅皇帝仁聖特詔免行刑恩

於是得不死繫獄三年長子行可年十四矣屢疏乞

以身代母吳匍匐擊登聞鼓訟冤皆不報行可晝夜

哭長安街攀訴諸貴人不忍見聞每望見輒疾驅避

四鐵御史

上書代父死

之甲午冬行可刺臂血書疏自縛詣闕乞死通政陳

經引以上請 肅皇帝憐之命法曹再議刑部尚書

聶賢左都御史王廷相謂恩罪在狂妄無死法而行

可乞代父情可矜詔免死戍雷州李大夫聞者咸舉

手相慶太史鄒守益羅洪先程文德題四德流芳卷

贈焉謂 君仁臣直母慈子孝也恩寓高要諸生多

從之遊著詠亦富丁酉釋歸 穆皇帝卽位奉遺詔

忠賢恩年已踰七十卽其家拜大理寺丞致仕

河南道監察御史北泉藍公田墓志銘

李開先

公諱田字玉甫號北泉原昌邑人遷卽墨祖珍從元  
世祖有功授武義將軍總領監軍後有千百戶漕運  
把總防禦陰陽勸課教諭等官入我朝而尤盛曾祖  
福盛祖銅俱累贈通議大夫南京刑部右侍郎曾祖  
妣于王丘三氏祖妣于氏俱累贈太淑人父章號大  
山翁成化甲辰進士歷都察院右副都御史終南  
刑部右侍郎進階資善大夫母徐氏累封太淑人  
酉二月乙亥夢大星降于庭寤而生公見

聞者壯其聲聰穎不羣七歲善記誦能詩  
 資善公於京師福山孫內翰珪以長對難之不  
 心索出語奇絕已又從寓婺源吳江陳中丞元吉  
 時猶未第因受學於其門聞教即書紳難題不窘筆  
 計年不過十二三耳見者已許其為國器學士程篁  
 墩敏政試以梅花賦援筆立就程乃嘆曰吾舉神童  
 日亦不能過此子南直隸督學司御史亮屢命陪諸  
 生糊名試之不出一等第而試於山東沈提學鍾奇  
 其文以為不類少年語或記誦舊作不可知三覆試  
 之始信而大喜批其卷云不期即墨之鄉而產藍田

之王由是名重齊魯隨薦鄉書年纔十六乃弘治壬  
 子科也入太學不廢學規以其餘日從師於李西涯  
 東陽楊邃菴一清楊石齋廷和取友於升菴慎劉松  
 石天和張岐陵鳳翔不惟文筆縱橫而國體亦通達  
 矣資善公以忤閹瑾繫獄謫判撫州又值宸濠之叛  
 公周旋其間年方三十有二以憂勞鬚髮半白及瑾  
 誅而濠平資善陞陝西僉事鬚髮復如故後資善以  
 品考滿例應廕子或嫡孫公乃讓於弟因既不私  
 身又不私其子每病場屋之文日趨浮靡當時所  
 古藏鋒鏗不露圭角奮然以變時習為已



合於主司每一下第輒改一經久而五經  
遍士子不得第者必以之借口才學如藍田馬理  
且空歸吾輩復何愧恨耶及馬公第而公猶脫落  
文乃俯就時格至嘉靖癸未乃得雋廷試二甲進士  
次年選授河南道監察御史適值大禮議起疏凡七  
上不合 聖心又同羣臣伏闕痛哭下詔獄翊日廷  
杖幾殆呻吟枕席月餘始出而視事得時權要所上  
十二事多拂輿情公乃條論之以爲不可因其議禮  
是而事事皆是也給事中陳洸已陞僉事戀內不欲  
外補乃阿附驟進一二大臣仍以舊銜叅劾白

冢宰宇石潭汪宗伯俊各去位洸畱補左給事衆論  
不平公復上疏論救并以知縣刊列洸之不法事情  
曰辯寃者附入疏中下刑部尚書趙清溪鑑按其事  
悉實覆奏得如擬巡視西城望重如山事決如流不  
止游食躡足而豪貴亦潛踪矣乙酉巡按陝西資善  
先巡撫其地有平亂安民功德漢中固城金縣皆立  
生祠公取道瞻拜復修其舊政欸具邊務所當興革  
十餘疏上皆可之至莊浪卒遇醜虜入寇指授方  
虜乃宵遁追斬首級甚多西人謠曰一按一撫一  
不犯邊民得安堵自負有爲地方方望其

立意資善在家病逝訃聞卽至境外候交  
乃窮索所上累疏巧詆中之將執下錦衣獄西橋  
劉太常銳及數相知多方解說止擬本省會勘廻奏  
爲民遂作可止軒於後圃游行誦讀其中口談不及  
官事足跡不入公門縉紳有造其廬者懇請始一出  
見否則托疾辭之萊州劉英爲寧州守寄其囊篋人  
無知者赴任舉家沉於江公召其從弟還之封識如  
故歷下同年周秀居官清苦歿後家貧乃攜其子養  
而教之兩京臺諫山東撫按閣部大臣前後薦者二  
十餘疏竟不獲用止得遇恩詔冠帶間住而已

